

乾体四才子

乾体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数百年来曾出现过不少秀才，就清末有碑可考的就有 50 多人。在封建时代，秀才有一个雅号——才子，意为有才华的人。在乾体众多的秀才中，有 4 位的知名度颇高，他们是林朱赞、陈濯涟、包棠阶和苏立民，其中以林朱赞的资格最老，学问最为渊博。后三人都是他的学生，而且是在中国封建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之前的 1904 年（1905 年废科举）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上的。由于这 4 位秀才具有不凡的学识与经历，被乡里人称为“乾体四才子”。

首先介绍四才子中的“大哥大”林朱赞，名赏亭（1868-1919），乾体八字山人。他小时家贫，无钱读书，乾体有一李先生家有大量藏书，主人见他年少好学，便允许他借阅。于是他以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的毅力，“日夕手陈篇，咀嚼不厌”，“视读书为糗粮”（摘自包国修为《字山草堂文稿》作的《序》），为他日后成一个学识丰富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林朱赞一生著有《字山草堂文稿》一书，共十卷，分别为《经说》、《史论》（上、下）、《诸子》、《学术》、《时务》、《杂著》、《文牍》、《诗歌》（上、下）。此书约十八万字，内容包括古今中外，文体包含记叙、论文、诗歌和散文，其学识用“博古通今”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了。

笔者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的遗著《杂著》卷中，记载了合浦及乾体的许多名人事绩，对当地碑记也有收集。在《诗歌》上卷中，通过诗歌《苏东坡望海楼看潮》、《登八字山炮台》、《海角亭》等反映了家乡的历史文物及其环境风貌。所有这些记载，都是珍贵的史料。

林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 8 年间，曾先后两次（即在民国元年（1912）和民国四年（1915）底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时）投笔从戎，参加革命。他虽然是一介文弱书生，却能在风餐露宿数月的艰苦行军途中吃苦耐劳，坚持到底。他不但是一位作

家、教育家，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。

林朱赞生前未能结集出版他的文集，死后 10 年，其后人把他的遗作整理出版。因林朱赞生前家住八字山，人们称他“字山先生”，他则称自居的庐舍为“草堂”，所以其文集的书名为《字山草堂文稿》。中大校长邹鲁和苏廷鍈（即苏健今，合浦第一位留学生）分别题写书名，社会各界名流包国修、劳蒋晋（即劳谦五）、香翰屏、刘润纲、王传播、许瑞棠及北京大学教授瑞安材等分别题辞、作序、写跋。这是林先生给家乡留下的一部珍贵的、充满乡土气息的遗著，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。

林先生虽然是一位作家、坚定的革命者，但他首先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，他是家乡近代开办学堂教育的先驱者，一生曾先后筹建乾体学堂和创办字山国民学校；曾任合浦县立高小和省立廉州中学校长、教员。从事教育几十年，桃李满天下。终因积劳成疾，51 岁便不幸病逝。他逝世后，不但廉中的教职员和学生分别召开追悼会寄托哀思，北京的同乡校友接到这位恩师逝世的消息后，即在北京的廉钦会馆南珠堂设置灵位，对这位“世有千秋君一席，流传著作识经师”（摘自刘润纲的《题辞》）的学者和教育家，致以深切的哀悼。

如果说林朱赞作为一位才子，他的才学反映在从事教育和著书立说方面，那么另一位才子陈濯涟的才学，则表现在其前半生的仕途得意。

陈濯涟原名陈揆蕖（1891-1961），乾体人，出身于书香世家，父亲陈业超是清末秀才，也是乾体学堂的创建人之一。陈濯涟小时在乾体学堂读书，青年时由于才学出众和写得一手好字，被孙中山的部将、时任琼崖（今海南省）镇守使的黄明堂看中，聘他为秘书。由于他不但有才学，而且为人正直能干，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曾先后任阳江、吴川和廉江三个县的县长，卸任后任广东印花烟酒税局的秘书。陈在他的前半生中，应该说是仕途得意，但他在得意中没有忘记家乡的教育事业，在回乡后的 1942 年，利用自己在乡里的知名度和影响，与乾体的

知名人士发起筹建乾体中学（今乾江中学的前身）。乾体中学开办后，他还在学校上过课，若有语文老师因故不能上课的，他便主动代课。“陈老师的古典文学基础很好，讲课生动，深得学生好评。”一位乾体中学第一届学生这样告诉笔者。

陈濯涟不但文才好，还是一位书法家，他的书法润熟有力。合浦和北海的诗社每有诗歌对联比赛，都邀请他做评委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。

尽管陈濯涟的后半生命途多舛，但他作为乾体一位有才学的知名人士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。他的一生，就像他的字——“濯涟”的含义那样，用他的船桨在乾江的水面上，轻轻地划起了层层涟漪。

如果说第二位才子陈濯涟是官运亨通的话，那么第三位才子包棠阶（出生时间无考，估计应和陈濯涟相仿）便是命途多舛了。据了解，他青年时曾在乾体做过私塾先生，由于他的文笔较好，后来任广州市警察局秘书。此人虽生性聪颖，却很自傲。也许是命途坎坷，加上有抽大烟的恶习，大半生都不得志且穷困潦倒。关于他的经历人们知之不多，但他在香港的一次经历，其文才得到展露而使他名声大振。当时他在香港生活甚为困难，连想回乾体老家的路费也难以解决。这时香港一家有名的大药房叫“屈臣氏药房”，也许是为做广告宣传的需要，便通过一家报社刊登一则征联启事，要求对联的首尾为“屈臣药房”四字，并注明不论应征稿件多少，经评选后，只选取最佳的一联，奖金丰厚，为200块大洋。包棠阶看到这则征联启事后，也许是久被压抑的才思为“穷则思变”的欲望所激发，于是作了一联应征：

屈尽英雄济世泪酸如芍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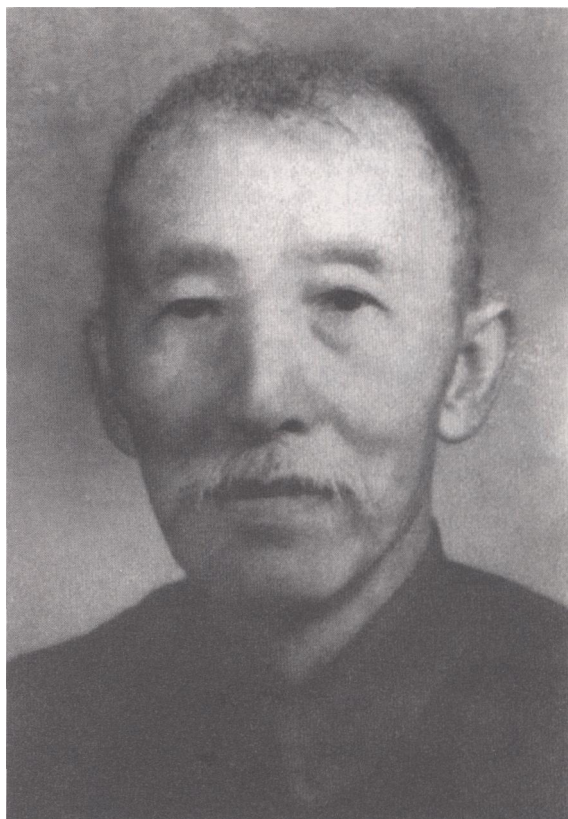
臣非良相活人心苦似莲房

此联大意是：英雄为了救济世人而受尽委屈，他的泪水就像芍药一样辛酸；良相鼎力匡正时弊而备受诽谤，其内心有如莲房同样苦涩（注：芍药味酸，莲房味苦，均为中药）。此联的成功之处在于不仅用“屈臣”二字冠首，“药房”二字

封尾，而且整副对联使人们似乎“闻”到了浓浓的“药味”，它与“屈臣氏药房”经营的“药”结合得非常密切，应该说，单从这一点来看，此联就得到征联者的赞赏，这是其一；此外，联中的英雄与良相，一般人看来与医药毫无关系，其实不然。古人称英雄和良相是济世人物，赞誉医者为“行医济世”，所以，英雄、良相和医者都是济世人物，何况古有“不为良相为良医”之说呢。作者巧妙地把英雄、良相所受到的委屈和诽谤，用芍药和莲房分别具有的酸、苦味，把济世人物内心的痛苦，形象地表达了出来。相信评委们对此联的写作技巧都会拍案叫绝。评选结果，包棠阶应征的对联独占鳌头。此联在报刊登出，不知倾倒多少香港的文人墨客，想不到获大奖的人，竟来自合浦的一个乡村——乾体。包棠阶得到 200 块大洋奖金后，即返回乾体。这位才华出众的才子，最后因忧郁与贫病交加而患精神病，约 50 岁时病逝于家乡。

四才子中的最后一位是苏立民（1890-1969），他未满 15 岁便考上秀才，然而他的才华不在文学方面显露，却在他日后的行医生涯中，在医学方面尽显才华（在下文的《乾体医家“三苏”》另作介绍）。

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



乾体“四才子”之一的苏立民，他的才华不在文学方面显露，却显现在其日后的行医生涯



往昔香港的一些文人墨客，前往屈臣氏药房欣赏包荣阶写的对联